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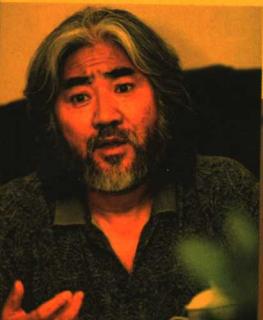
ARCHIVES

中国影视导演

SUPER

档案

STARS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影视导演 档案

徐林正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影视导演档案 / 徐林正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39-2510-9

I. 中... II. 徐... III. 电影导演—访问记—中国—现代 IV.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9700 号

中国影视导演档案

徐林正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260 千字

插页：2

印张：14

印数：1-5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510-9

定价：29.00 元

责任编辑：张德强

装帧设计：王 坚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徐林正 浙江人，自由撰稿人，
《大众电影》专栏作者。

主要作品有：

《文化突围》
《文化嘴脸》
《文坛剽客》
《先锋余华》
《老李飞刀》
《客厅·网络·咖啡屋》
《明星 VS 名人》
《中国影视明星档案》
《当红影视女星档案》等。

目 录

- 丁荫楠：时代的电影诗 / 1
韦 廉：把最激动的想法坚持住 / 9
蓝天野：世纪风雨有蓝天 / 17
陈凯歌：理想者的边走边唱 / 26
张艺谋：永远充满激情的秦国人 / 43
吴子牛：第五代的独行者 / 51
尹 力：从《张思德》到《云水谣》 / 64
高希希：“全能导演”的大市场 / 74
杨亚洲：平民导演感动中国 / 82
沈好放：一首现实主义的长歌 / 94
英 达：笑傲似水流年 / 101
都 晓：《少林寺传奇》的沧桑和青春 / 112
张 元：“墙内墙外一样香” / 122
马俪文：《我们俩》一举成名 / 129

- 高群书：《东京审判》——不能忘却的历史 / 135
- 高亚麟：从偶像父亲到《追爱总动员》 / 145
- 刘杰：奇妙的电影扬威威尼斯 / 151
- 贾樟柯：小人物的艺术尊严 / 156
- 张国立：难以割舍的电影情结 / 163
- 叶大鹰：不愿被定位“红色导演” / 170
- 张黎：穿梭在导演摄影电影电视之间 / 177
- 刘毅然：以摄像机为笔的作家 / 185
- 尚敬：健康的娱乐就是深度 / 193
- 刘恒：平民化不是目的 / 201
- 张纪中：有一种沧桑叫大胡子 / 211



丁荫楠：
时代的电影诗

丁荫楠：时代的电影诗

许多人甚至无法相信《春雨潇潇》、《逆光》和《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这两类影片居然都出自丁荫楠一人之手。作为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之一的丁荫楠，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于一身，始终追求风格的空灵和历史的厚重，追求诗意和纪实交融，如在“充满活力的电影诗”《邓小平》中所表达的：邓小平越来越老，共和国越来越年轻。

《孙中山》：气势磅礴的交响诗

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孙长城点名丁荫楠执导影片《孙中山》。孙长城是憋了一口气的。因为1983年，珠影厂出品了影片《廖仲恺》，该片获奖无数，但导演汤晓丹、编剧鲁彦周、主演董行佶等主创几乎都不是珠影的人。务实而好胜的孙长城决定尽可能地使用珠影的班底拍影片《孙中山》。激动万分的丁荫楠“得寸进尺”地提了三个要求：自己请美工师；自己请编剧并参与；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孙长城留给丁荫楠这么一句话：“行，你怎么拍我就怎么支持你！”

孙长城说到做到，马上拨款六万美元，作为剧组赴海外考察的经费。丁荫楠和其他主创人员从广东香山出发，先后赴香港、夏威夷、纽约、日本等当年孙中山活动的地方进行考察。

而此时，珠影厂也有不少怀疑的声音，有人说：“支持丁荫楠拍片等于少盖两栋楼。”孙长城则回曰：“我宁可要一部好片子，不要两栋楼，有了一部好片子，十栋楼都有了。”

很快就要开机了，但编剧组交来的剧本都不符合丁荫楠的要求。丁荫楠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整整五十天，终于写出了电影工作台本。谈起那段时间，丁荫楠说：“读完厚厚的有关孙中山的历史资料后，许多事件和人物都记不大清楚了，但一种直想大哭一场的悲怆感，却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于是，丁荫楠写下了影片开头的一段旁白：“历史本身是真实而具体的。可是在我的眼睛里，它只是一个朦胧的幻觉，是人们凭借着想象和感觉，所引发出来的激情。”这就是丁荫楠要在《孙中山》中表达的。

在拍摄过程中，丁荫楠顺便找到了二百万元的投资，当他兴冲冲把这个消息告诉孙长城时，没想到孙长城说：“谁叫你去找钱了，你是管花钱





的。不用你管钱，你就管集中精力把片子拍好！”其实孙长城也在为钱奔忙，却透露给丁荫楠这样一个信息：“为了保证艺术质量，可以不惜血本。”

孙中山总统就职时，南京人民专门搭建了一座彩牌楼来欢迎孙中山。拍摄“总统就职”一场戏时，剧组用半个月近两万元专门搭建了一座彩牌楼。没想到实拍时因烟花火星而起火。大火扑灭后，大家围着丁荫楠：“怎么办？”有人建议：“凑合着拍吧。”因为重搭彩牌楼不仅费时费钱，而且每耽误一天光剧组人员的花费就要数千元。但丁荫楠当机立断：“重新搭建彩牌楼，我不信这场戏就拍不下来。”

还有一场四千名群众演员参与送葬的“黄埔告别”戏，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但开拍前突然发现准备的现场条幅标语是红字。丁荫楠马上决定，暂停拍摄，重新制作标语，把红字换成黑字。这么一变色，又花掉了一大笔钱。

这些钱没有白花。丁荫楠几乎毫无顾忌地挥洒着作为电影诗人的豪情，使之成为一部气势磅礴、撼人心魄的交响诗。丁荫楠说：“如果你熟悉这段历史，请不要按照历史去看这部电影；假若你不熟悉这段历史，那就请你当做历史去看，因为这是我心中的历史。”

《孙中山》先后获得1987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及最佳导演奖等八项大奖，另外还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广电部1986—1987年优秀影片奖。电影学者倪震认为，《孙中山》的史诗风格不仅使丁荫楠个人电影创作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使中国传记历史片的形式探索，打开了一个另类的领域。回顾这部影片，丁荫楠说：“《孙中山》是我第一部全部想清楚再拍的影片。”导演陈怀皑对谢晋说：“《芙蓉镇》我能拍，也许我拍得不如你好；但《孙中山》我拍不了，我没有那样的思维。”

《春雨潇潇》与《周恩来》

1979年，丁荫楠和胡炳榴联合执导了影片《春雨潇潇》，这是丁荫楠第一次与人联合执导影片。执导之初，厂里许多人根本不看好他，甚至说：“不要说拍，能把胶片接上就不错了。”但丁荫楠感觉到，二十三年来的学习、实践就是为独立执导故事片而准备的。

影片《春雨潇潇》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蒙难青年的流亡故事，描绘了“四五”运动在人民心中引起的深切共鸣和巨大回响。在这部影片里，丁荫楠有一个大胆的构想，“让‘潇潇春雨’的造型贯穿全片，这部影片的样式应该是抒情正剧，而春雨潇潇，隐喻着愁情哀恸，又孕育着万物生机，正和剧本的主题、情节、政治背景相呼应”。影片所有的镜头都在阴雨天气拍摄。

丁荫楠特地和观众一起观看了影片。观众们认为，影片中“潇潇春雨”造成的诗的意境令人神往，有无穷的内涵。丁荫楠因此获得1982年国家青年创作奖，这是丁荫楠获得的第一个电影奖项。他还清晰地记得颁奖典礼在北京友谊宾馆的礼堂里举行，他获得一本相册，相册上贴了一张写着获奖人姓名、内容的纸片。“我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来北京领奖，也奇怪，没有太激动。但是，《春雨潇潇》成功让我之后再也不用‘联合执导’了”。

但丁荫楠并没有被成功冲昏头脑。“通过《春雨潇潇》的实践，我能驾驭一部电影。由于是我的独立实践，印象格外清晰，也格外不安，细心听取反应，普遍得到肯定的只是那场春雨和全片第一本。而原以为得意的设计却没有强烈的反响，我为此进行了痛苦的反思。”

《春雨潇潇》把观众带到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四人帮”横行时全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情景，之后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愫就像无休无止的潇潇春雨一样，在丁荫楠的心头久久回荡。



先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楼上读了整整三个月的书。面对大量的史料，丁荫楠感觉进入了一片汪洋大海，茫然不知所措。一天，因熬夜读书没能按时起床，错过吃早饭的时间，便索性躺在床上任思维随意荡漾，眼睛无意识地在一堆画册上扫着。突然，发现一本画册上写着几个钢笔字“人民心中的总理”，这让丁荫楠眼前一亮，顿时豁然开朗。很快，丁荫楠确定了影片主旨：人民心中的周恩来。同时也确定了完全的纪实性、文献性的风格，质朴而细腻地再现周恩来。他决定选取“文革”作为展示周恩来一生的主要篇章和叙事切入点，用“淡化而写意”的方法淡化事件、淡化情节，用“强化而写实”的方法强化情感、强化情绪。因此，把“文革”“九一三”事件、中美建交、四届人大国务院组班子、南昌起义、长征、邢台地震等作为背景虚化，而其他则全部写实。“对于其他事件和人物关系，全部进行实处理。即按当事人的介绍，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再现。并且全部在真实环境中拍摄，所用道具百分之八十是文物，就是周恩来生前使用过的。”

《周恩来》公映后万人空巷。多年以后，许多地方发行公司、影院负责人见了丁荫楠还说：“你拍一部《周恩来》，可让我们过了肥年。我们都发了奖金，盖了大楼，分了房子了。”

《周恩来》投资不到六百万元，却卖了三千多万元。

时代与伟人：《逆光》与《邓小平》

1982年，丁荫楠执导了影片《逆光》。在这部影片里，丁荫楠肆意汪洋地挥洒才情，用充满诗意图画面和造型阐释着80年代平民青年的青春和爱情，展示给观众一幅长卷的上海

这种感觉延续了十二年之久，直到拍出了影片《周恩来》。

丁荫楠早就想拍一部《周恩来》。1986年，丁荫楠想拍一部中美建交题材的影片；1988年，丁荫楠想拍一部中日建交题材的影片。虽然都因故未果，但对周恩来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1989年7月，王铁成拍完电视剧《烽火万里行》，丁荫楠正在厦门拍《廖承志在追忆着》，请王铁成去拍摄几个有关周恩来的镜头，趁此机会，王铁成谈了与丁荫楠合作拍摄电影《周恩来》的想法。

此时，一个是不导《周恩来》决不死心，一个是决不放弃演《周恩来》。

王铁成谈了演周恩来的各种体会，以及各种设想。王铁成越说越激动，丁荫楠越听越兴奋。两人一拍即合，这次拍戏的所有间隙，王铁成和丁荫楠都在讨论电影《周恩来》的构思。

从各方面再现周恩来的影片已经不少了，《周恩来》该怎么拍才好呢？丁荫楠

风景画，一首都市的诗。

影片采用“夹叙夹议”、“时空交错”和“虚实结合”的表现方法，“一篇散文体的叙述诗，时而叙述，时而抒发，时而说人说事，时而感慨万千”。影片的结构分为三种时空关系：现在时“生活的远征”；过去时“生活的闪光”；将来时“生活的思索”。

影片《逆光》讲述80年代的上海，几对年轻人面对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痛苦选择，是80年代最成功的生活片之一。

上海一名纺织女工看了影片后说：“就像我们每天早晨一样。”在当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专家们评价说：“已经将镜头伸向生活的纵深，开始探索生活哲学的真谛。”

在随后的日子里，丁荫楠印证了自己的预言，这个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推动这个时代巨变的就是伟人邓小平。“孙中山是推动历史，周恩来是承受历史，邓小平是改写历史。”

他要拍一部《邓小平》。但拍《邓小平》却比《孙中山》、《周恩来》更难，因为邓小平离我们太近了，这段历史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但是“对邓小平满怀热爱和崇敬的我们，亲身受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恩惠，亲身经历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有一种责无旁贷的意愿，舍我其谁的决心”。为此，他准备了六年，剧本改了十一稿。

如果说，《孙中山》展示的是丁荫楠心中的孙中山，《周恩来》展示的是人民心中的周恩来，《邓小平》展示的则是丁荫楠感受到的邓小平——也就是这样一个形象：“邓小平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对邓小平的直观印象，却是一位既严厉又慈祥的父亲。他更



像一个中国人眼里的老家长，拿大主意的大家长。一个已进入古稀之年的长者，一位按常理该安享天年的老人，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抗争，扛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帜，这是何等感人至深的壮行！”

面对这样的伟人，丁荫楠怎能不诗兴大发，他由此确立了这样的风格：一部充满活力的电影诗。“观众要看到的是，邓小平是怎么样左右开弓，东拼西杀，带领全国人民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使我们的祖国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在胜利的歌声中，他却悄然隐退……”

丁荫楠通过《邓小平》，把这种感受告诉全中国的人民，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该片获得第二十六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

永无止境的探索

到了1982年开拍《逆光》的时候，丁荫楠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诗歌的创作手法能够使电影按上飞翔的翅膀。要摆脱过去传统的戏剧结构，使电影从传统的戏剧规范中解放出来，必须借助文学、诗的力量，借助文学、诗的造型力量，无疑有助于电影本性真正的解放。”

于是，丁荫楠开始了一系列探索，充满诗意的探索。

在《逆光》中，丁荫楠还对运用长镜头进行了探索，但他感觉是失败的。1984年，在影片《他在特区》中，丁荫楠在“长镜头多信息”的原则下，对长镜头的运用作了淋漓尽致的探索。一部一百分钟的影片，其镜头一般是四百到六百个，但《他在特区》里，丁荫楠只使用了

一百八十二个镜头，成为当时使用镜头数最少的国产影片。其中，用了九个四百英尺的长镜头。有了这些试验，后来，在《孙中山》和《周恩来》中，他把长镜头使用得恰到好处。

丁荫楠在阅读有关孙中山史料时常常感动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我觉得他们的感染力比一场戏还要大。”因此丁荫楠想用演员扮演的凝固照贯穿于影片的各个历史时期。但是，要拍这些“呆照”，从集合演员到化装、搭景，比一场戏还费劲。本来预计拍四十张，拍到《孙中山》下集时，演员就找不齐了，结果只拍了二十张。虽然丁荫楠最终没有把这些“呆照”用到影片中去，但其叙事方式依然可见丁荫楠对艺术探索的激情。

2000年，丁荫楠执导了影片《相伴永远》，该片以李富春、蔡畅夫妇的感情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他们从法国留学开始，相识、相知、相爱，到相勉、相助、相慰，由同志结成同盟，夫妻恩爱相伴，充满激情的一生，展现了革命伴侣的浪漫情怀。这部影片弥补





了中国缺乏以爱情为主线的时代伟人电影的缺憾。丁荫楠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李富春、蔡畅夫妇诀别时隔着玻璃拥抱的镜头。评论家邵牧君认为：“隔着玻璃的拥抱是全片最精彩的拥抱，最具有丁荫楠风格，这一段写得特好。”

2006年6月27日至7月3日，以“时代·伟人”为主题的“丁荫楠电影周”在北京举行，其间放映了《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相伴永远》和《鲁迅》五部作品。但这次“电影周”并没有为他的艺术生涯画上句号，他以《鲁迅》的成功为契机，筹拍中国文化名人系列电影，目前列入他的视野的有《李白》等。

我不是一个软木塞

1938年，丁荫楠出生于天津。“半夜听评书，跟家里人看舞台戏，自己看了两个话剧《绞刑架下的报告》、《雷雨》和一部电影《三头凶龙》。综上所述，形成了我对舞台艺术的迷恋。”1956年，经表姐介绍，丁荫楠到北京医学院当了一名化验员。“我永远忘不了去北京的那个阴雨天，母亲用一张黄油布，裹起一床薄棉被，亲自把我送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一年，丁荫楠十七岁。

一到北京，丁荫楠就迷恋于看话剧。每次领到三十七元工资后，除了十二块半的伙食费，剩下的都买了戏票。每次看完演出，丁荫楠都会把戏单子(说明书)悉心收藏。“坐在剧院里，就像和尚进了大雄宝殿，参禅入定！眼前这大舞台框子里，变幻莫测的世界，使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戏剧大师制造出来的一种境界，传达给我的是升华成艺术的气息，使我如醉如痴！我充满了想做演员的欲望。”丁荫楠参加了北京市工人业余话剧院。这个话剧院是青艺老前辈吴雪、金山等人组织的，因此丁荫楠在青艺排演的《风暴》、《降龙伏虎》等话剧中跑过龙套。

但他是个化验员，日常工作是洗刷仪器，用放大镜看血尿便，工作枯燥而繁忙。不甘居人后的思想也让丁荫楠暗暗奋发。每年教研组都要在北京西四“同和居”聚餐，丁荫楠注意到，不同级别的连穿的工作服都不一样，“什么人穿什么衣服，教授是前面开口的斜纹布的白大褂，助教是平纹的白大褂，化验室主任是后开口的白大褂，到我们化验员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到清洁工就只有白帽子。——我是从小充满幻想的人，当然想着要穿白大褂，就暗暗奋发”。

丁荫楠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朗诵诗歌。教研组里的生化专家刘思植等人鼓励他去考艺术院校。这时候，他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软木塞，随波逐流。但他告诫自己：“我不要做软木塞，要做擎天柱。”

1961年，丁荫楠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如果说四十五年的艺术生涯是我的马拉松，北京电影学院就是起跑点。”

1974年，丁荫楠调入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最初任纪录片编导。很快，他就跟着云南省野生动物考察队拍摄纪录片《云南野生动物考察散记》。丁荫楠怀着满腔热忱和一颗冒险的心，几乎走遍了整个云南省。他深入到瑞丽、丽江、高黎贡山、金沙江、澜沧江、独龙江等地；目睹了野牛、野象、野猪、各种蛇和各种猴子；那时野象成群，他们吃过野象腿，也吃过羚羊的肉；丛林中到处是蚂蟥，蚂蟥仿佛装了雷达，只要遇到人就吸附上去吸血，揪都揪不下来……

1976年，丁荫楠拿着纪录片《云南野生动物考察散记》来北京审查，但当时“文革”刚刚

结束,丁荫楠根本找不到审查负责人,北京正风靡着观看“参考片”。丁荫楠一边等着审查,一边看“参考片”。他在北京一待就是三个月,一连看了一百多部“参考片”。这些“参考片”中,有大量“文革”前世界各国拍摄的优秀作品。天赐良机,让丁荫楠有机会进行了一次“补课”和积淀。

回到厂里之后,丁荫楠担任了影片《春歌》的场记。女主角刘晓庆这样回忆当年拍《春歌》的情景:“而我在另一部失败的影片《春歌》里,碰到了一大群踌躇满志的、有才华的青年,丁荫楠、胡柄榴、黄统荣、魏铎。当时我们全体都默默无闻,现在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虽然是场记,但他主动参与到整部影片的创作中,为自己积累了不少拍故事片的经验。

丁荫楠艺术小档案

电影作品

- 1979年 《春雨潇潇》(获1982年国家青年创作奖)
1982年 《逆光》
1986年 《孙中山》(获1988年度政府最佳故事片奖、第十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七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等八项单项奖,获文汇报十年最佳故事片奖)
1989年 《电影人》
1991年 《周恩来》(获1992年度政府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故事片特别奖,获1995年“五个一”工程奖)
1997年 《黄连·厚朴》
2000年 《相伴永远》
2002年 《邓小平》(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华表奖最佳影片奖、金鸡奖特别奖、第十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
2005年 《鲁迅》

电视剧作品

- 1983年 《廖承志在追忆着》
1995年 《农民的儿子》
1996年 《招商春秋》
1998年 《海瑞》
2006年 《凤阳情》



韦廉：
把最激动的想法坚持住

韦廉：把最激动的想法坚持住

著名导演韦廉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父亲说的那句话：“拍电影苦，电影拍不好就更苦了。”为了不让自己“更苦”，韦廉为每一部影片绞尽脑汁，呕心沥血。无论是刚刚热播的电视剧《赵树理》，还是影片《道是无情胜有情》、《雷场相思树》、《平津战役》、《大转折》、《大战宁沪杭》、《太行山上》等，每一部都掷地有声。

电视剧《赵树理》

为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由韦廉执导、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赵树理》刚刚在央视一套热播，广受好评，被誉为近期荧屏“难得一见的现实主义好戏”。

韦廉认为，拍电视剧《赵树理》，跟以前拍大片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要塑造的对象而已。“赵树理是个比阿甘还阿甘的人，他一辈子说真话，做真事。所以，我对赵树理的定位首选不是文学的高峰，而是人格的高峰。”

韦廉选定李雪健饰演赵树理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名气，还因为其他三点：一、李雪健形象（都是长脸）和气质对头；二、李雪健有发掘赵树理这个角色的潜力和创造力；三、李雪健有创造角色的特殊魅力。唯一不足之处是李雪健比现实中的赵树理矮了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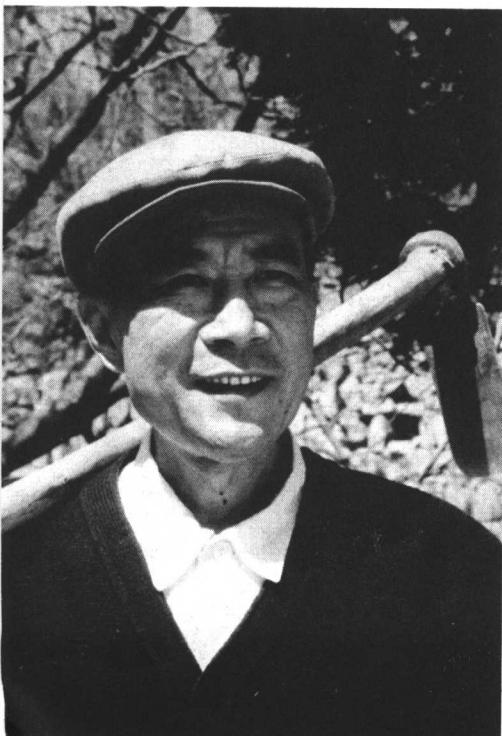
李雪健读完剧本，惊奇地说：“哎呀，还有这样的人？”一下子被这个角色迷住。因此，拍摄的过程非常顺利。

实拍的时候，李雪健的一些看似微小的临场发挥却起了很好的效果。其中一场戏是，新中国成立前，院子里有个妓女老看不起赵树理。一天早上，赵树理在刷牙，那个妓女走过来接完水，不关水龙头就走了。——剧本的设计就到此为止——李雪健顺手就把水龙头关了。

还有一场戏是，赵树理的好友因救人身亡。开始设计的是赵树理去抬棺。但李雪健来到出殡现场，主动从他人身上解下白布带，系上。此时音乐响起，李雪健才开始抬棺。

以上两处似乎都是容易被忽视的，但却展示了李雪健作为一名艺术大师的功力。韦廉颇有感触地说：“什么是腕？不是谁谁现场带多少保姆，拿了多少酬金，而是因为你的戏好，准时准确地拍完。”

值得一提的是，韦廉的女儿韦玮在剧中饰演赵树



理的妹妹，表现也可圈可点。韦玲颇有其父之风，她先学作曲，后像父亲一样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所主演的《我爱长发飘飘》让当时很多年轻人为之着迷。最近，韦玲先后主演了《香气迷人》、《趁我们年轻》等电视剧。

另外，有趣的是，从未演出过影视剧的赵树理儿子赵二湖，也在该剧中扮演起了赵树理的爸爸。

从“雷场”到“太行山上”

1983年，韦廉开始执导影片《道是无情胜有情》。此时，韦廉才扎扎实实地体会到了导演不仅仅是喊“预备开始”，而是要面对太多的意想不到的苦：第一，从剧本、人员的组织到具体的拍摄，遇到问题、矛盾无数，他都要一个个去解决；第二，跟他合作的主创人员大多是老艺术家，他们的担心、观念差异和不理解，让韦廉感到委屈。

为此，韦廉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的回信中有一句让韦廉受用一辈子的话：“拍电影苦，电影拍不好就更苦了！”他开始尝试着去解决遇到的困难。

对于第一点，韦廉想起了他跟李俊导演拍《归心似箭》、《闪闪的红星》时，李俊导演也经常这样问他：“这样拍行不行？有意思吗？”韦廉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具体拍摄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一个连贯的构思，分切成一个个不连贯的镜头，变成了不连贯的琐碎杂务。新鲜感过去了，兴奋感减弱了，此时只有依靠毅力和决心了。”对于第二点，韦廉除了坚持，别无他法，“要坚持住，把最原始最激动人心的想法坚持住。”

《道是无情胜有情》根据朱苏进的小说《射天狼》改编。韦廉以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思考，特地加了一场戏，男主人公立了三等功，但他的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却因病耽误治疗而死。他看着双胞胎的照片说：“别嫌军功章小，我的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就这个增加的镜头触动了部队官兵和家属，他们纷纷给韦廉写信，表达了感激之情。这个观点，却比后来歌曲《十五的月亮》“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早了好多年。

影片《道是无情胜有情》获1983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二等奖和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影片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军营生活故事片模式，接下来出现了一系列讴歌“牺牲奉献”，呼唤“理解万岁”的作品。

韦廉觉得应该有一种新的作品来取代了。1986年，韦廉看到《雷场相思树》剧本，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作者居然能把雷场、相思树这两种完全对立的东西统一在一起。韦廉就有

